

## 散文

## 又见玉兰迎风开

郭宏景

仿佛一声号令,唤醒了玉兰树上的累累花苞,刚到惊蛰,一朵朵玉兰花便次第开放,给初春带来了纯洁明亮的宣告。灿然绽放的花朵,映衬着湛蓝的天,呼应着柔婉的风,生动得令人一见倾心,热烈得让人忽略了料峭的倒春寒。

人们对事物的喜爱与关注,大都是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而逐渐深化、加固的。在春风催开玉兰的那一时刻,对玉兰花早有偏爱的我,也到了思绪再度飞扬的时候。

小学四年级时,父亲从县城买回一本《少年文艺》,这是我们兄妹贫瘠生活中的一份精神礼物。书中的第一篇文章是夏有志先生的儿童小说《玉兰花开》,描写的是都市小学生的纯真友谊。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同时也引发了我的好奇与向往:玉兰是啥样的?真的有文字里说的那么美好吗?从此,书中那幅小小的白描插图,刻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好多年,我在熟悉又陌生的乡野间寻觅、回想,想象不出在玉兰花下奔跑、流连是怎样的一种幸福状,以至于每念及此,心中都久久难以释怀。

单位的小花园里有两棵不太起眼的树,开春,伴着一场大雪,两棵树

竟然开满了白亮亮的花。听了同事介绍,我才终于对上了号——那树,就是“传说中的”玉兰树,那花,就是我心心念念的玉兰花——像插图中一样圣洁、娇美,但却真切地、鲜活地绽放在了我的眼前。单位里几位老师认真拍摄、精心创作的文艺专题片《春雪白玉兰》,获得了当年的省级大奖,让我惊叹:看来这满树的雪白之花,不仅美艳,还很神奇哩。

只可惜啊,随着人员和车辆的不断增加,小小花园被改造成了停车场,满院繁花让位给了往来喧哗,被生移除的两棵玉兰树,不知所终。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美丽的玉兰花只能开放在我的梦里。

光阴流转,发展蝶变。十多年前,我们从逼仄、破旧的老城搬迁到了宽阔敞亮、绿意层叠的新区,工作条件、生活环境都有了大幅的提升改善,没有了车、树争地的矛盾,小区内、公园里、步道旁、单位院中,栽上了众多绿植,有很多是过去曾听闻却不得见的花木名品,当然也包括时常出现在我梦中的玉兰树。“三百米见绿,五百米见园”“四季见绿,三季看花”,极大地饱了人们的眼福,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陡然增添。更让我欣喜的是,住

宅楼前的绿化带边,竟然有一整排的玉兰树傲然挺立,在我眼前真实而又生动地演绎着岁月更迭、荣枯交替的生命咏叹。

正是有了近距离观赏、感受的机会,我才得以认真凝视、观察玉兰花的性状特征,开始留意、搜集关于它的点点滴滴,也才知道它花型有大小之分,大的像拱手玉佛,雍容款款,小的如应景苔花,繁星点点;知道它花瓣有薄厚之别,薄似轻纱,随风摇曳,厚若细瓷,质感嫩滑;知道它不但可赏、可食,也能入药疗疾、净化空气;知道它品种繁多、花色丰富,有雪亮、嫩白、乳玉,也有青绿、浅绿、淡紫……因为爱所以爱,关注日久,印象愈深,在花开花落的时光转换中,我也逐渐了解到它还有辛夷、望春、玉茗、香雪海等别称雅号;了解到它花语的美好寓意:纯洁高雅、忠贞不渝、感恩图报、真情永恒等等;了解到它还是上海、东莞、连云港等城市的市花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校的校花;了解到我国最早设立的国际性电视评奖活动的奖项名字就是“白玉兰奖”。所有这些正向反馈,让玉兰成了“君子之花”,长久地绽放在我的心中。

心闲之时,静静伫立在阳台,默默看着窗外的一树玉兰花,从含苞初绽到恣肆怒放,再到渐渐枯萎、凋零,感悟它虽无浓香酬春风,却以素雅慰人心。短短十来天的花期,玉兰花尽情释放蕴藏了一年的能量,也留下了足够一年回味的精彩。

据我观察,几乎所有的玉兰花都是朝上生长的,哪怕树枝低垂、斜出,它也要倔强地仰对长天,呼吸吐纳。即使花瓣枯萎败落,花蕊也要挺身向上。这就更加让我对它心生敬意。在柳芽初萌、万物蓄力的时节,玉兰花显得那么孤寒高冷,但作为和梅花、迎春花一样的报春使者,经过一冬的肃杀、隐忍之后,一旦时序到来,它便不讲排场、不吝优雅,大开大合,收放随心,不羁的性情中还真有着中原人明艳铿锵、低调决绝的精神气儿。

其实,我对玉兰花的偏爱,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我慈爱如母的三姨,名字就叫“玉兰”,她性格温婉、贤惠大方,恰似一朵盛开的玉兰花。今年春节,表姨接三姨去了南方过年,不知道她们那儿能否见到玉兰花。如若不能,那就让这篇小文带着玉兰花的芬芳,为她们捎去家乡的早春消息吧。

## 诗歌

## 春晒(外二首)

北地

母亲拐着小脚  
屋里屋外走动  
搬着棉被,再搬棉袄  
搬着豆腐干  
搬着半袋陈面粉  
搭在椅背上  
摆在柴垛上  
铺在凉棚上  
翘起翘起,又打开鸡圈门  
鸡们一声接一声  
晒着清脆

最后,她喘着气  
把自己瘦小的身子  
轻轻推进椅子里  
眯起眼,对着阳光  
晒着经年的皱纹

不看柳色如烟

拐过街角  
看一棵树在河里匍匐  
歪在水面,干枯的倒影  
已爬行多年

我摁住胸口  
什么也没说  
它面对清澈  
什么也没说  
振起翅膀  
带领一河流水

柳笛·麦笛

高高低低,被风拖曳的云  
是柳树的呼吸  
把春天吹软吹嫩

披一层阳光的金粉  
麦子清香的延续  
八岁的身子里  
注入草木的魂魄

一切朴素的表达  
替换成孙子  
用塑料织成的蜘蛛侠  
城市的缝隙,挤扁了大地的  
歌谣

## 初春感怀

缘分

春意

春色盎然意自闲,细雨轻拂洗尘颜。  
风轻不扰庭中静,云淡长随天际还。  
心远浮云忘世味,身安幽境悟禅关。  
凭栏静听莺啼啭,半盏清茗伴岁安。

春雨

细雨无声润物华,东风着意发新芽。  
远岫烟轻仙气绕,近郊泥软燕声斜。

庭前嫩柳摇新绿,阶下虫鸣透窗纱。  
沃野喜逢甘露降,笑看云散满天涯。

浪淘沙·春雨

帘外雨潺潺,春意微寒。轻烟细透小阑干。燕语莺啼风渐软,柳媚花丹。  
莫叹落花残,新景漫漫。天公着意绣山川。流水行云皆自在,人间清欢。



樱与蜂语

李军 摄

## 随笔

## 墨白先生

芷兰

乙巳年冬月,应墨白先生之约,我曾到访陈州书院。在先生将我们迎进门的那一刻,我惊呆了。目光所及,是书的世界,书的海洋:从文学、地理、历史、哲学,到美术、绘画、建筑、音乐、电影,各类著作琳琅满目。古人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多用“学富五车”来形容,现在以眼前的书院为证,先生读过的书,何止五车!

由于读过的书多,我的老师——作家陈峻峰先生曾戏称自己的脑袋就是一座“小型图书馆”。“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若非学识渊博,是不会有这般底气和硬气的。我面前的墨白先生,亦是如此。

先生曾多次出现在我老师作品中,在《下陈州》《无穷的胜景》《想象之状》《生态的日常》等散文中,他是墨白先生、墨白老师,是作家墨白、墨子,是郁(先生本名孙郁)。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我老师对墨白先生的尊重。

我最初见到墨白先生是在周口市文学馆,中国“文学之乡”授牌仪式上,我远远地、固执地站在人群之外,那时先生还不认识我。

2025年1月,刘庆邦研究中心成立,周口市组织开展文学艺术周系列活动。我当时负责新时代散文创作论坛暨2024年周口市散文学会年会的会务工作。会上先生作分享交流时讲到,他10岁生日那天,母亲带着姐妹几个去探望已被判刑即将送往劳改场的父亲,父亲当时给他一个鸡蛋。直到很久以后,先生才知道那个鸡蛋是母亲事先煮好悄悄塞给父亲的。那一刻,博大的母爱使我泪眼模糊。

糊。那次先生还分享了他和大哥孙方友一起走过的艰辛的文学创作之路。现在,父母和兄长已不在人世,这是先生内心最柔软的痛处,轻易不敢触碰。

也是那一次,先生加了我的微信,我很意外。我不善言辞,面对师长,除了礼节性问候,便不知如何言语。此后,倒是先生常与我联系,给我他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作品,或者关于他和孙方友先生的文学评论与学术文章,我都会及时在“周口作家”微信公众号上转发。我知道这是先生以作品对周口文学创作的关照,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尽管如此,我与先生的交流依然不多。我们的对话仅限于有事说事,至于其他,我好像一个多余的字都不会说。

2025年11月初,在周口市新华书店举办的《〈陈州笔记〉永存人间——孙方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新书发布会上,我再次见到先生。活动结束后,先生让我一起去淮阳吃饭。我悄悄地向先生,想送他一本散文集,要是不签名会不会挨打。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会挨打!”吃饭前,我便老老实实趴在茶台上,工工整整地在书的扉页写上“请墨白先生斧正赐教 芷兰 乙巳年冬月”。

那晚分别时,先生说:“丫头,要快乐。”那一刻,我的心被触动了。似乎没有人在乎我是否快乐。以我的性格,在不少人眼里我就是个傻子。何况人心太复杂,除非我这样心思简单的人所能琢磨透的,吃了大亏时,也会赌气地说,我讨厌和这个世界的人打交道。对我来说,快乐从来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先生是长者、智者,在他面前我可以放心做我自己,即便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儿也没关系,不用担心因为幼稚被嘲笑,亦不必害怕因为说错话被训斥。而先生情感的表达往往付诸实际行动。随后,在2025年12月22日的《郑州日报》上,我读到了先生评价我散文集的文章——《〈温情与敬意〉描写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所以,就渴望再次见到先生,也就有了这次陈州书院之行。

陈州书院里有着我数不清的书,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万册。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身上暖融融的。先生为我们沏的毛尖茶,在空气中氤氲着清香,与满室的阳光交织、萦绕,渗入我们因聊天而引发的思绪里。说起童年趣事,先生忍不住笑了。那天上午,先生从读书说到豫剧,说到颍水文化,说到历史,说到绘画,说到音乐、美术、哲学,说到西方文学、中外作家。先生说,文学来不得半点虚伪,写作要面对人性与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文学就是一座金字塔,好的文学都在塔顶。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努力去接近塔顶。先生还说,阅读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阅读的目的是认识自我和世界,是对自身处境、自身意识的一个全面、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阅读才能产生它的价值和意义。写作和阅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写作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学观念问题,这种文学观念要建立在哲学之上,用哲学的观点来观照你的文学观。对人存在的认识,对时间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这些都是哲学话题,也是文学观念问题。

先生的话颠覆了我对写作与文学的认知。原来,作家真的可以什么都懂。原来,作家要站在民族与人类的高度上写作。在先生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排智者的照片,我一个一个地辨认着:博尔赫斯、乔伊斯、梵高、尼采、安哲罗普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胡适、歌德、柴可夫斯基……我没法数得清。我还看到了先生兄长孙方友的照片。前几天给孩子读《我的大哥孙方友》,从先生的文字中我明白了何为手足之情。不管是在老家淮阳新站,还是搬到周口关帝庙附近,抑或1998年举家迁往郑州,先生和大哥一直生活在一起。借用先生的话说:长兄如父呀,那种感情哪能用文字表达得了的?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种跨越生死、延续永恒的兄弟亲情着实令人羡慕、动容。而先生其人,又何止于情重!“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于先生而言,读书和写作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他的人生规划、他的写作计划从来都是清晰而坚定的——把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构建自己的文学王国“颍河镇”。先生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即便已年过古稀,也始终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行。那一刻,我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希望他能再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彻底写不动的那一天。

午饭后,先生陪我们去了弦歌台,在路过孔子像时,我看了一眼身边那个矫健的身影,他显然变成了陈峻峰老师(《下陈州》文中那个拉板车的名叫郁的少年)。

## 书香周口 悦读推荐

## 小满,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人间小满》 姑苏阿焦 著

《人间小满》是由姑苏阿焦(本名焦佃毅)创作,2022年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文随笔集。全书由300余幅手绘插画与短篇随笔构成,将市井百态、四季流转的平凡片段,淬炼成充满哲思的生活诗学,在快节奏时代为读者开辟出一方“慢生活”的精神原乡。

书中场景取材于烟火日常:晨雾未散时的菜场,小贩的吆喝与蔬果的鲜亮交织成市井交响曲;午后窗棂下的茶盏,氤氲着阳光与茶香交织的闲适;暮色四合时,餐桌上的碗筷声与家人的笑语,构成最温

暖的归处。阿焦以平实的语言,三言两语便勾勒出生活里的微光——那些被忽略的晨露、茶香、笑语,在字里行间重获生命,让读者在触摸文字时,总能想起自己生活中相似的温暖瞬间。

书中的插画可谓生活哲学的具象化表达,线条拙朴却灵动,构图简洁却意蕴深远:一人一猫的互动尤为动人——或慵懒地蜷在藤椅上打盹,或专注地蹲在灶前剥蒜,或捧着饭碗吃得眉眼弯弯。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画面,既是对文字的生动注解,更以视觉语言诠释了“生活美学”的真谛——美,不在远方,而在最平凡的日常褶皱里。

“小满”二字,既是节气之名,亦是人生之喻。作者借小满未满、仍有期待的自然状态,道出“不完美才是人生常态”的智慧:不必执着于圆满无缺,不必与他人比较,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方能在不完美的生活中触摸到最真实的幸福。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生活随笔,更是一份温柔的生活指南——它教会我们以从容的心态拥抱平凡,在琐碎日常中提炼诗意,最终抵达属于自己的“小满”人生。正如读者所言:“读《人间小满》,像喝了一碗温热的老火汤,暖意从胃里漫到心里,让人突然懂了:所谓幸福,不过是认真对待每一个当下。”这种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正是《人间小满》在快节奏时代最珍贵的价值。

(记者 黄佳 整理)